

浙江英雄传奇之讖纬叙事研究

——以《水浒传》《荡寇志》为例

韩洪举

(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讖纬叙事是中国古代、近代小说常用的艺术手段之一,浙江英雄传奇小说堪为大量使用讖纬叙事的经典范例。明代小说《水浒传》和近代小说《荡寇志》中大量关于讖纬现象的描写,既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人文精神,也形成了它们独特的讖纬叙事机制。这对后世叙事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和影响,并进一步确立了浙江英雄传奇小说在整个中国叙事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浙江;英雄传奇;讖纬叙事;类型;艺术特征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42(2014)06-0094-09

收稿日期: 2014-06-28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地域视阈下的浙江近代文学研究”(ZC322014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韩洪举(1966—),男,河南范县人,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文学博士。

DOI: 10.15991/j.cnki.411028.2014.06.017

关于讖纬及讖纬叙事研究,学界很早就有人关注并作了一定的探索。钟肇鹏所著《讖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系统研究讖纬的学术专著,全书对讖纬的起源、形成、内容、流变以及讖纬与宗教、历史、自然科学的关系等方面,都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张泽兵的《讖纬的兴衰与叙事文学的命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从讖纬的视角研究中国叙事文学,以期重新审视叙事文学的发展历程;曹建国的《讖纬叙事论略》(《文艺研究》,2010年第11期)主要论述了祥瑞与灾异、感生与受命、神话与仙话、玄圣与素王等多方面的内容,在讖纬叙事研究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张泽兵的博士论文《讖纬叙事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11年)试图将讖纬放在中国叙事传统的发展演变中考察,详细分析了讖纬在叙事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明清小说的讖纬叙事研究,硕士论文多有涉及。周长艳的《明清小说中的讖纬现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着重探讨了明清小说中讖纬现象的立意、叙事与审美的功能;赵璐珊的《论明清小说讖应叙事的文学特征及其文化内涵》(浙江师范大学,2011年)阐述了讖应现象的传播过程,进而阐发明清小说讖应叙事展示出的禁忌观念的文化影响以及讖应叙事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意义。类似的研究

成果还有万润宝的《讖谣与明清小说》,杜景华的《〈红楼梦〉里的命运图讖》,梁之的《“三言”、“二拍”中的讖应现象研究》等。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讖纬叙事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但学者们往往研究讖纬本身,有些硕士论文虽涉及明清小说的讖纬现象,但对英雄传奇的讖纬叙事研究较少,更缺少从地域文化视阈来研究浙江英雄传奇的讖纬叙事的专著。所以,该学术领域尚有一定的理论拓展空间。本文以《荡寇志》^①和《水浒传》^②为例,就其中的讖纬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叙事机制进行研究,试图从地域文化视阈来论证浙江英雄传奇的讖纬叙事之成就,并进一步确立它在整个中国叙事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一、讖纬叙事的发展与流变

研究讖纬叙事,就要了解“讖纬”的概念。所谓“讖”,《说文解字》曰:“讖,验也,从言,讖声。”^③又有

① 该小说作者俞万春乃为浙江人。参见韩洪举:《浙江近现代小说史》,杭州出版社,2011年,第21—24页。

② 该小说作者亦属浙江,参见韩洪举:《浙江古代小说史》,杭州出版社,2008年,第155—156页。

③ 许慎撰,徐铉校注:《说文解字·言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7页。

“讖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①之说。可见，“讖”有预言征兆或征兆得到验证之意。所以，一般意义上，某件事在其发生之前所显示的征兆，都可称之为“讖”。因此，凡是有应验的预言或隐语，就叫做“讖”、“讖言”或“讖语”。关于“纬”，《说文解字》云：“纬，织横丝也，从糸，韦声。”^②其字面意义是指织布上的横丝。织之横丝谓之“纬”，而织之纵丝则谓之“经”。古代的典籍多以简册涣散，必有编丝缀属而始成，所以古代的典籍一般称之为“经”。《四库全书》亦云：“纬者，经之支流，衍之旁义。”^③“纬书”是指对经书的解释。因此，每一种经书都相应地配以解经的纬书。那么，讖纬的概念，正如钟肇鹏在《讖纬论略》中所解释的：“讖与纬就其实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汉代神化儒学，方士化的儒生以讖附经，于是产生了纬书。纬以配经，其中也汲取了一些古传记及汉师经说，形成了汉代的讖纬神学。”^④“讖”、“纬”互通，纬书中往往夹杂讖语，“讖”有时也依托于“经”。人们便将带有讖言的纬书或是将那些宣扬符命的讖言通称之为讖纬。可以说，此中的讖纬，其本质是以阴阳五行之说为骨架，以天人感应之论为基础，包括了阴阳灾异、天象星变、天文历法等各种思想在内的特殊的学术现象。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讖”是重在将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叙述，使过去发生的事件与将要发生的事件形成一种神秘的逻辑联系；“纬”则是侧重从叙事空间上铺陈展开，使得预测性言辞系统化、结构化。^⑤ 讖纬把各种知识和信仰糅合在一个文化语境中，以此来承担解释现在、过去和未来的任务。可以说，讖纬作为民族叙事思维已经在起作用，它左右着我们的思维方向。作为一种叙事思维，讖纬与现代科学思维有很大不同，它不重实证而重神秘联系，不重分析而重征应关系。中国叙事文学的神秘色彩来自于讖纬思维的影响，讖纬作为叙事思维，在中国人心中是根深蒂固的。

众所周知，讖纬文化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人类早期的精神产物，风行于整个古代社会，对当时的政治人心及人们的思维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讖纬学说从东汉开始屡遭禁毁，但讖纬文化却没有消失，反而在民间得到蓬勃发展。总的看来，讖纬兴起于汉代，历经魏晋南北朝直至晚清等漫长时代的发展，渐见成熟和完善。它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两汉时期，讖纬开始盛行。学界一般认为讖纬兴起于西汉末年，东汉达到顶峰。光武帝刘秀因图讖兴起，即位后立即“宣布图讖于天下”。^⑥《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载：“（光武帝）宣布图讖于天下

就是把讖纬写成定本，使讖纬定型化，此后凡有增损改易讖纬的也得治罪。”^⑦这就从政治和法律上，维护了讖纬神学的权威。由于图讖往往被历代野心家利用为篡夺政权、改朝换代的工具，为了防止再有人玩弄这一套，自汉以后，历代都严禁图讖。“自汉以后，屡经乱离。讖纬魏晋以来，历代禁毁，丧失甚多。”^⑧所以，两汉时期讖纬经历了由盛行到禁毁的历程。

第二，魏晋南北朝时期，讖纬文化开始进入文学视野。尽管从东汉以来讖纬备受打压，但它所开拓出的经纬为文的文艺观却被广泛接受。以刘勰、萧绮等为代表的魏晋六朝的文学理论家非常重视讖纬文化，从不同方面肯定了讖纬的文学价值。刘勰将讖纬置于“文之枢纽”的位置，他在《文心雕龙·正纬》中指出：“若乃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⑨意思是说讖纬之书中所记载的这些神话传说或自然现象充满浓郁的神异色彩，不仅内容神奇，而且用词讲究，黄白赤紫，五彩缤纷，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这里说的讖纬“有助文章”也表现在对叙事文学发展的作用上。讖纬叙事就是与经典历史性叙事对立的虚构性叙事，当时，以志怪志人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性文学处于萌芽阶段，“无益经典”的虚构性叙事备受打击，于是，虚构性叙事一直藏身于历史叙事之中，虽然没有标榜为文学性叙事，也不是为了达到审美的目的，但在客观上却为虚构性叙事的发育提供了足够的养分。刘勰以一个文学理论家所特有的眼光去审视传统文化遗产，体现了他对讖纬理性与自觉的认识，提升了讖纬在文学中的地位，使讖纬正式进入文学视野。

第三，唐宋时期，讖纬叙事文学得到长足发展。《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收集了很多讖纬故事，这既保留了讖纬文本，同时，也表明唐宋文艺理论家重视

① 永瑢、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经部·易类六》，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42页。
② 许慎撰，徐铉校注：《说文解字·糸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50页。
③ 永瑢、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经部·易类六》，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42页。
④ 钟肇鹏：《讖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1页。
⑤ 张泽兵：《讖纬叙事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⑥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第23页。
⑦ 钟肇鹏：《讖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8页。
⑧ 钟肇鹏：《讖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1页。
⑨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1页。

讖纬对于叙事文学的价值,已经将讖纬作为文学性故事发展的重要环节来看待了。讖纬文献中有非常丰富的叙事材料,也被后代吸收、运用到文学叙事当中,对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成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有学者认为,汉代之后的讖纬,渐渐地由官方化向民间化、由学术性向实用性发展,这个发展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用讖语来预告吉凶。严耀中认为:“社会动乱的频仍潜伏着对政治讖语和个人命运吉凶预卜的需求,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民间,于是讖纬预言就得寻找另外的表现途径。”^①唐时出现的预言诗,如,《推背图》《烧饼歌》《金陵寺塔碑》等作品就是这一论断最好的印证。到了宋代,市民说唱、话本文学兴盛,并吸收了大量的讖纬文化,讖纬叙事实现了由“雅”向“俗”进一步的发展。

第四,明清时期,讖纬叙事逐渐成熟。“讖纬作为一门学问,从隋时开始衰落,但与此同时,其他形式的讖言却不仅没有像纬书那样消失反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较前代有所发展,不再仅与社会重大政治事件相联系,而是普遍出现了与个人命运(包括普通老百姓)相关的讖言”。^②所以,讖纬虽被禁毁,但讖纬之学早已深入人心,继续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统治阶级利用讖语制造祥瑞,农民阶级则利用讖语来动员群众,组织起义。众所周知,宋元时期是中国文学由“雅”到“俗”的转变时期,宋元话本为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尤其是其中大量的讖纬情节,比如,神话、历史、星象和灾异等“素材”,更为明清通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内容借鉴和结构参考。明清可以说是以讖纬为内容的文学书写空前繁荣的时期。因此,明清小说当中,讖纬叙事的各种形式,如,童谣、相术、诗讖、占梦、图讖等得到了充分的演绎。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思维的不断进步,讖纬叙事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即便到了今天,作为一种叙事思维,它依然对后世的叙事文学产生着巨大影响。

二、讖纬叙事的几种类型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叙事就是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示给他人。^③中国叙事文学传统形成于先秦时期,汉代发展为经纬为文,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初露端倪,宋元市民文学的兴起使叙事文学走向通俗化,明清长篇小说则代表中国叙事文学走向成熟。叙事作品中人们在叙述过去或者刚刚发生的事件时,喜欢将人间发生的事件

与星象、灾异等现象交错编织在一起,借助讖纬事件的叙述来建构其文化秩序,追求叙述中的宏阔气象。在长期的叙事实践中,自觉地形成了经纬交织的事件组织方式。张泽兵在《讖纬叙事研究》中认为《水浒传》等古典名著是这样体现经纬为文的:

《水浒传》经之以各路好汉逼上梁山故事,纬之以天罡星地煞星下界兴风作浪之事;《三国演义》经之以三国英雄争霸天下故事,纬之以各种讖应、符命、异表之事;《红楼梦》经之以贾王史薛的家族衰败故事,纬之以符命、幻境之事。

由此可见,讖纬叙事最主要的特征是经纬纵横,讖纬相杂。中国古典小说有共通的传奇叙事心理,这种猎奇心理大部分是靠讖纬预言来实现的。所以,英雄传奇小说的独特魅力正在于“纬”,也即讖纬的部分,它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的艺术风貌。讖纬本身内容博杂,无所不包,“与数学占星、神仙方技、原始宗教、儒家经说以及古代自然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而其核心则是以阴阳五行为骨架,天人感应论为主体的神秘思想”。^④讖纬囊括自然、社会、人事各方面,不仅在内容上为英雄传奇小说提供了吸收和借鉴的材料,其主导思想“以阴阳五行为骨架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⑤也对叙事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⑥随着讖纬叙事不断的发展,其内容和形式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拓展,在浙江传奇小说渐趋成熟阶段表现尤为明显。

《水浒传》《荡寇志》中讖纬叙事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异象讖、偈语讖、梦讖、诗讖和谣讖等几种形式。

(一)异象讖

异象讖在《荡寇志》的最后两回接连出现,这就是典型的异象讖讖纬叙事的成功运用。如,小说的第一三九回,写陈希真和陈丽卿父女在平定了梁山“贼寇”之后,赴京献俘,准备接受朝廷的封赏。此时,猿臂寨突现异象:“西厢房忽然坍倒,将磁床压为齑粉。”作品接着写道:“陈丽卿闻知猿臂寨磁床压碎,大惊垂泪,大有不忍舍弃的意思。”^⑦这一异象的

① 严耀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占卜讖言与佛教》,《史林》,2000年第4期。

② 王佃印:《宋代诗讖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③ 蒲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④ 钟肇鹏:《讖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74页。

⑤ 钟肇鹏:《讖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89页。

⑥ 曹建国:《讖纬叙事论略》,《文艺研究》,2010年,第11期。

⑦ 俞万春:《荡寇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14—1015页。(以下引文皆同此版本,从略)

出现,预示着陈氏父女有“玉碎”的灾难发生。陈希真知道自己战功赫赫,必然要受到高俅等奸臣的迫害:“我们在先催锋陷阵,不顾性命,料得终将变灭,落得变灭得好些。”陈希真乃是得道高人,他将功臣刘慧娘、陈丽卿等仙化升天,自己则“携了书剑,离了忠清观,飘然而去,从此杳无消息”。再如,《荡寇志》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着火”事件,预示着梁山英雄悲惨的结局。《水浒传》第一回也有异象讖的呈现:洪太尉在伏魔殿掘开石碑时“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到半天空里,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① 此处的描写,也属于讖纬叙事的运用。殿内镇锁的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被放出世。随后的故事便围绕着一百单八人的集聚来展开,为整篇小说的叙事拉开了帷幕。第六十回“晁天王曾头市中箭”一节,晁盖要领军攻打曾头市,宋江苦谏不听,于是,晁盖点起5000人马,请启20个头领相助下山。临行前在山下金沙滩饯行时,“饮酒之间,忽起一阵狂风,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众人见了,尽皆失色”。“风吹折旗杆”的描写暗示着晁盖此次出师不利,后来果然中箭身亡。

英雄传奇小说中的自然现象叙述,预示着将要出现事件的可怕结局,于是,就形成了一个预示灾异即将显现的神秘气氛。这就是讖纬叙事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用自然的异样变化引发人事、历史变迁的警惕,即异象讖。

(二) 偈语讖

《荡寇志》中多处采取了偈语讖的叙事艺术,可惜俞万春的语言功底难以与罗贯中、施耐庵比肩,所以,偈语往往不够简练。也正因如此,人们往往关注《水浒传》,而忽略了《荡寇志》中的这种讖纬叙事艺术。小说一百四十回写陈希真准备远遁山林,临行前对女儿、女婿说道:“战场上不过变灭得轰烈,富贵中不过变灭得安耽,同是变灭,分甚好歹?我如今自有不变灭的妙道,你们不来问我,教我怎说!”于是,大家一齐跪求,陈希真方说出了偈语:“同是会中人,不必瞞你们:色身终须变灭,法身万劫不坏。”接着又絮絮叨叨说个没完:“何谓法身?真性、慧命是也。吕祖云:命须传,性可悟……”尽管其偈语不如《水浒传》中的偈语经典,但确实属于讖纬叙事艺术的运用。后来陈丽卿等人果然应了偈语的预言,身死而灵魂不灭。《水浒传》给人印象最深的讖纬形式当数偈语讖了,如,“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外夷及内寇,几处见奇功。”主要是对整个梁山英雄事业的预

言。“遇宿重重喜”的“宿”是指殿前太尉宿元景。“重重喜”,一重喜是指五十九回“吴用赚金铃吊挂”;二重喜是指八十一回通过宿太尉的帮助,梁山泊顺利全受招安一事。“逢高不是凶”中的“高”是指殿帅府太尉高俅。高俅奸邪之辈,无德无才,征讨梁山自然兵败,高俅被俘也为梁山英雄受招安提供了重要机会。“外夷”指辽国。“内寇”包括三个: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宋江义军受招安之后,外攘夷辽,内擒强寇,几处建功立业。“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和“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两则偈语讖,是对鲁智深一生际遇和命运的暗示。前一则讖语预示了鲁智深要在世上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由东京遇林冲而落草二龙山,继而同心归水泊,最后止于宋江旗下。后一则概括鲁智深一生事迹。鲁智深随宋江南下征讨方腊,在万松林活捉夏侯成,即“逢夏而擒”;与武松一起生擒方腊,即“遇腊而执”;大功告成后,武松、鲁智深不愿接受朝廷封官,在杭州六和寺出家,一日,钱塘江大潮来临,钱塘江大潮总是准时来的,又称潮信,鲁智深看了,心中忽然大悟,禅椅上坐化,终得涅槃正果。此类偈语讖还有罗真人给公孙胜的“逢幽而止,遇卞而还”等,在此不再赘述。

以上偈语讖具有明显的佛家偈语特征:赠语者多为佛道人物,其格式以四、五言为主,以“遇”、“逢”字开头,大抵为“遇某而何”的格式。这显然是受到了同时代的佛教文化的影响。徐朔方先生在《五灯会元》这部著名的禅宗语录汇编中,检出不少预言偈,并认为后世叙事文学作品中的出现的预言偈,都是这些“佛家偈语的仿作”。^② 这是事实,也说明讖纬叙事在不断地吸收融合新的形式,适应时代的变化发展。

(三) 梦讖

梦讖在《荡寇志》和《水浒传》中均表现得十分明显。《荡寇志》开篇即写卢俊义所做的凶梦:“梦见长人嵇康,手执一张弓,把一百单八个好汉,都在草地尽数处决,不留一个,惊出一身大汗……”这是尽人皆知的金圣叹贯华堂本末回“惊噩梦”的翻版,在此不做赘述。《水浒传》十四回写晁盖梦见北斗七星,直坠他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颗小星,化道白光而去。北斗七星和一颗小星正是晁盖、吴用、刘唐、公孙胜、三阮兄弟和白日鼠白胜。“星照本家”即智取

^①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页。(以下引文皆同此版本,从略)

^② 徐朔方:《〈五灯会元〉中的小说资料零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52页。

生辰纲之事的梦兆。九十四回“李逵莽陷众人”时，田虎阵营中有个后来被公孙胜收服的术士乔冽。小说对乔冽的出场特别重视：“其母怀孕，梦豺入室，后化为鹿，梦觉，产冽。”乔母的梦境是乔冽一生命运的一种预示，“豺入室”指的是乔被公孙胜收服之前作恶多端，性情如豺狼。而后来归顺宋江大军，走上正途，即“化为鹿”。六十五回晁盖托梦宋江：“贤弟有百日血光之灾，则除江南地灵星可治。你可早早收兵，此为上计。”此外，还有九十三回“李逵梦闹天池”，梦中秀士对李逵念道：“要夷田虎族，须谐琼矢镞。”也预示了后来怎样打败田虎。四十二回宋江遇九天玄女得授天书三卷和八十八回九天玄女授宋江破混天象阵之法，也是梦中之事。

梦是人们与超自然神灵沟通的桥梁，也是先民“万物有灵”观的具体体现。托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影响着民众心理，被广泛地运用到文学叙事中，用托梦或梦境来预示未来将要发生的事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荡寇志》《水浒传》中多次用托梦的方式作为其讖纬叙事的一部分，这也是中国传统叙事的基本形式之一。

(四)诗讖、谣讖

歌谣、童谣、诗歌这几种讖纬形式比较接近，不便分开叙述。《荡寇志》和《水浒传》中这类的讖纬叙事例证极多，也为人们所熟知，现简述如下。《荡寇志》第七十一回有童谣云：“山东纵横三十六，天上下来三十六，两边三十六，狠斗厮相扑。待到东京面圣君，却是八月三十六。”《荡寇志》“结子”写到民间的四首歌谣：“天谴魔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又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俞万春想通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形象地表达一种思想：农民起义是天下不太平的根源，只有将其彻底剿灭，天下才能太平，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基于此，他把梁山起义军的所作所为概括为“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严重歪曲宋江起义的性质。《水浒传》第三十九回街市小儿谣言：“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意思是说一个叫宋江的人将要耗散国家钱粮，兴起刀兵，在山东这个地方造反作乱。虽然童谣之言和宋江浔阳楼所作之诗在当时对宋江来说纯属莫须有的罪名，但到后来确实成为宋江真实际遇的写照。六十一回吴用为卢俊义算卦道：“不出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不能保守，死于刀剑之下。”这句谣讖本来是吴用为了迫使卢俊义上梁山而编造的，但后来却应验不爽，也是吴用所始料不及的。显然，这也是《水浒传》作者有意为卢俊义安排的讖言。“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

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忧。”这四句藏头诗亦为吴用为了赚卢俊义入梁山所作的诗，后来也得到应验。从第一回“遇洪而开”开始，一百零八英雄好汉意气相投，不断聚集，到七十一回石碣受天文“忠义英雄迥结台，感通上帝亦奇哉！人间善恶皆招报，天眼何时不大开！”出现、天眼大开时，终于揭开了水浒英雄的真实身份。之前，九天玄女授宋江天书时已经称宋江“星主”，但此时只有宋江一人知道，此次天降石碣，是时机成熟公布于众。既印证了前面的讖言，又预示了水浒英雄的政治路线和各自地位。宋江作为“星主”，首领地位得到确认，其后，宋江“忠义双全”的理想成为梁山事业的总纲领，也决定了水浒英雄此后的命运。

歌谣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两者有许多共通之处。诗讖和谣讖作为文学与神秘文化的结合体，其共通处是它们都把诗歌作为预言与征兆，同为一种诗歌类型，它们共同承载着某些其他类型诗歌所没有的文化内涵。

三、英雄传奇小说讖纬叙事的艺术特征

从以上分析可见，讖纬之文在《荡寇志》和《水浒传》中应用广泛，形式多样。讖纬之文的位置或放在小说开头，或在中间，或在结尾。它们在这两部英雄传奇小说中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构建严密完整的网状叙事结构

从叙事学角度来说，叙事作品都有其关键行动，这个行动对故事的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个关键行动即一篇叙事作品的“核心功能”。核心功能由若干线索构成，而具体线索又由事件序列构成。核心事件为行动的发展确定基本方向。从《水浒传》来看，其核心功能可以归结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星的放与收。开篇第一回写到“洪太尉误走妖魔”，“千古幽扃一旦开，天罡地煞出泉台”，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降临凡世。前七十回分别叙写天罡地煞星（一百零八将）聚义梁山泊，到第七十回石碣受天文，一百零八天罡地煞星辰分定次序，各司其职，替天行道。后被朝廷招安，屡次建功立业。直至一百九回，活捉王庆剿寇成功，天罡地煞星不复齐全，百十回燕青秋林渡射雁应了智真长老之讖，众兄弟已“不团圆”：战死沙场，修成正果，归隐山林，被陷而死。108人，无一逃脱悲壮命运。后百姓建起大殿，四时朝拜，在正殿里塑造36尊神像，以应36天罡之数；在两廊里塑造72尊神像，以应72地煞之数。天罡地煞从被误放人间，到五湖四海共聚梁山泊，到一起东征西战，建功立业，再到四散离去，这样一个完

整的聚散过程,正好贯穿《水浒传》全书,成为支撑《水浒传》全文叙事之网的主要骨架。这一核心功能利用了各种讖纬形式来编织事件,经之以实事,纬之以虚事,经之以人事,纬之以天事,成为章回小说共通的基本叙事策略。天罡地煞之说在全文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整体框架作用。

天罡地煞之讖散落在文中各个不同的章节,显示出讖纬在叙事信息上的片断化的特征。开篇第一回写到“洪太尉误走妖魔”,放走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星。之后天罡星、地煞星等语在一百单八将聚义过程中又反复出现。例如:

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数,自然意气相投。
(四十一回)

这也都是地煞之数,时节到来,天幸自然聚相逢。(四十四回)

呼延灼沉思了半晌,一者是天罡之数,自然意气相投。(五十八回)

也是天罡星合当聚会,听了这算命的话,一日耐不得,便叫当值的,去唤众主管商议事物。
(六十一回)

也是天罡星合当聚会,自然意气相投。(七十回)

讖纬之文断断续续,故事的要素若隐若现,片断化的事件书写成为讖纬文本的重要特征。读者需要把新的叙事信息添加到原有的信息系统之中,以期获得更加完整的故事情节,随着对讖纬文本的片断化的信息的链接,完成对故事框架结构的整体把握。用讖纬叙事的方式把看似散乱的单篇人物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结构。关于《水浒传》的叙事结构,现当代经历了“有机、无机之争”,“板块说”、“叙事学”阐释以及文化阐释等几个阶段。^①茅盾在《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一文中认为:“从整体看来,‘水浒’的结构不是有机的结构,我们可以把若干主要人物的故事分别编为各自独立的短篇或中篇而无割裂之感。”^②李希凡不同意茅盾的观点,他在《水浒的作者与水浒的长篇结构》一文中认为,如果从“内容的安排来探讨《水浒》的结构,它的长篇结构是有机的”。^③20世纪80年代,郑云波在《论〈水浒传〉情节的板块构成》中最先提出“板块结构”说。郑铁生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在《论水浒传叙事结构》中则认为其结构是一个交叉的多元的叙事结构形态。如果我们从讖纬叙事的角度来看,很容易发现《水浒传》的结构是以各个人物命运之讖为点,以天罡地煞下界为线,九天玄女、罗真人和智真长老等得道高人穿插其间来编织全文讖纬叙事之网的,体现出小说

讖纬叙事结构点、线、面俱全的严密性。

(二)提示情节、暗示人物命运

叙事文学中的情节是指“小说中表现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生活事件。它是人物在特定环境中活动的产物,并由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矛盾冲突组成。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对于强化人物性格,深化主题思想,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起着重要的作用”。^④金圣叹在评水浒时对人物和情节的辩证关系作了很好的概括。中国古典小说强调要围绕塑造典型性格这个中心来处理情节。^⑤即写人和写事是统一的,所以,小说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开来。罗真人给宋江的四句偈语是:“当风雁影翩,东阙不团圆。只眼功劳足,双林福寿全。”该偈语就具有同时提示故事情节和暗示人物命运的作用。其中“不团圆”是言凶,“福寿全”是言吉,“只眼功劳足”是说有点功劳,眼前的功劳就足够了。但宋江却一头雾水,因为“雁影”、“双林”这些词语的实景还未出现,是要宋江降后去体悟参验的。“雁影翩”是指一百一十回“燕青秋林渡射雁”,是在梁山弟兄征王庆得胜东归途中。“燕青初学弓箭,向空中射雁,箭箭不空。”、“诸将惊讶不已”。燕青初学射箭却箭箭皆中,事出蹊跷,宋江此时已经有所感悟。他指责燕青:“此禽五常足备之物,岂忍害之。天上一群鸿雁相呼而过,正如我等弟兄一般。你却射了那数只,比俺兄弟中失了几个,众人心内如何?”此时,一百零八将已经在征伐王庆时“不团圆”了。宋江拿雁群与梁山兄弟作比显然已经对罗真人的讖语有所参悟。十分伤感的宋江还作了一首凄惨的诗和一首悲哀忧戚的词。“路上行程,正值暮冬,景物凄凉。宋江于路,此心终有所感。”宋江有所感,读者亦有所感,悲凉的气氛从此开始蔓延。这就是讖纬之言对人物命运的提前暗示作用。

后两句是指明吉祥之路。“双林福寿全”的吉兆出现在下五台山后,路过双林镇,燕青遇到故人许贯中。这里以许贯中的隐居方式来提示宋江放弃功名奢望,回归民间,这是宋江福寿双全的较好归宿。但此时的宋江,因为胜利鼓舞,只看见就要到手的功名

① 张同胜:《〈水浒传〉叙事结构的文化阐释》,《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4期。

② 茅盾:《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文艺报》,1950年第2期。

③ 李希凡:《沉沙集:李希凡论红楼梦及中国古典小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145页。

④ 辛晓玲:《中国古典小说意境三部曲:〈红楼梦〉、〈聊斋志异〉、〈三国演义〉与人生》,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32—233页。

⑤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96页。

富贵,急忙赶路回师,忽略了“双林福寿全”这个重要的提示。在双林镇没能领悟谶语对宋江来说是最大的失误:梁山与朝廷对抗多年,与蔡京、高俅等权臣不共戴天,虽然接受招安,免于罪责,但那些小人们怎会轻易善罢甘休,应该说梁山弟兄的处境还是十分凶险的。征辽得胜,平定边患,算是立了大功,此时,按照谶语指点的“双林”道路,解甲归田,有可能换得个平安结局。结果宋江错过了平辽得胜的大好时机,继续抱团打拼,则功劳越多,引起的猜忌越多,战斗力越强,则让人觉得越加危险。“只眼功劳足”的道理就在这里。许贯忠在燕青拜访时的“雕鸟尽,良弓藏”之论,也明白无误地提示了谶语所要表达的内涵。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读者也只能看着谶语对宋江的执迷不悟作无限感慨。凡此种种都体现了谶纬的暗示性、应验性对小说悬念设置、情节发展的深刻影响。

(三)吸引读者阅读兴趣

谶纬大量运用灾祥、怪异、符瑞、谶应事件来塑造和构建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和情节,其核心在于事件都具有“奇”这一特性,迎合了民众的猎奇心理,这种猎奇心理促生了中华民族的叙事思维和传奇叙事心理。叙事思维是指叙事对于事件的认识、判断和推理,即事件发生后,如何去认识它,如何去判断它的发展走势,如何去推理出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经过谶纬浸染,中华民族的叙事思维和叙事心理都具有了神秘的因素。偏离常规发展的事件都会吸引读者的目光,但这目光不是去做科学探究,而是在思考此事件是否预示着其他事件将要发生,此事发生有何征兆,它与其他异常事件有何联系。这是谶纬所留下的叙事思维方式。显然,中国古典小说的传奇特性和传奇叙事心理具有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效果。比如,《水浒传》中“遇宿重重喜”这句谶言,五十九回第一重喜刚出现的时候,读者与宋江可能同样产生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宋江看见旗上写有太尉宿元景的名字,心中暗喜道:“昔日玄女有言遇宿重重喜,今日既见此人,必有主意。”既然第一重喜已经出现,就很容易让人产生对另外一重喜的期待,有着这样的阅读期待,读到招安再出现宿太尉的时候,则有会心一笑的默契感,并能够预测招安过程中有宿太尉出现必然能够成功。

人们往往乐于接受那些能吸引人的故事,谶纬叙事恰恰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小说中凡是有谶纬描写的情节,无一不具吸引力。一方面谶纬“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谶纬的“事丰”与“辞富”体现在谶纬内容上,谶纬涉及天文

历法、神话传说、古史地理、天文象数、医学技艺,乃至大量神仙方术等,极富趣味性和神秘性,为叙事作品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对符命幻术的描写,文辞瑰丽,文采飞扬,又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比如,《水浒传》神行太保戴宗的神行法,绑上甲马作神行法便能日行八百里,让读者为之艳羨、惊叹不已。而读到“李逵斧劈罗真人”一节,罗真人的各种神异幻术无限挑拨读者的想象力,戏弄李逵一节则又让人忍俊不禁。这些都大大拓展了读者的想象空间,使得小说充满张力、传奇色彩和可读性。另一方面谶纬又在行文中设置悬念,暗埋伏笔,让人们去思考坊间小儿传唱的童谣是从何而来,又怎样影响当事人;术士僧道有什么神异幻术,怎样通晓天文地理;碑文图谶所载之事是否真的能应验等等。谶纬的征兆与应验是中国叙事文学中、特别是章回小说中运用最为普遍的叙事信息,一件事的发生总是提醒读者寻找其发生的征兆,征兆信息的出现也促使读者去思考是否应验。对谶语的领悟与应验,让读者有一种恍然大悟、豁然开朗的阅读快感,有利于调动读者的阅读热情,吸引读者进行不间断的阅读活动。用谶纬叙事营造出来的神秘氛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气质是相符的,它很好地适应了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

四、英雄传奇小说谶纬叙事的启示

(一)揭示悲剧性作品的思想根源

一切帝王受命与朝代兴替都能融入历史大语境中,并获得合理的解释。英雄传奇小说的主角常常是王侯将相或以后成为明主贤臣的人物,所以,预言这些人物未来的谶纬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表现其合理性及对天意的顺应,从而体现叙述事件的神圣性和历史性。从思想上来说,水浒聚义在实质上有“造反”的意味在里面,以天罡地煞这种谶纬叙事作为主要线索统摄全篇,就给这种“造反”行为套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小说开头便点明了当时天下“乐极悲生”、“瘟疫盛行”。这无非是在暗示,统治者的荒淫无道,已引起了上天的震怒,所以,上天要假手洪太尉,将一群“魔心未断,道行未满”的“魔星”放到人间去杀奸除暴,“替天行道”,以示警戒。梁山好汉们顺理成章地奉上天旨意行事,有天命不可违的合理成分。虽然表面看来梁山故事是上天安排好的,好汉们完全依天意安排聚到一起替天行道,实现忠义双全的政治理想。但当我们读到那些对统治者(多是统治者的爪牙,并不直接指向天子)的反抗文字时,颇有大快人心之感。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农民

起义大多利用这种形式,如,陈胜吴广起义用“鱼腹丹书、篝火狐鸣”^①的方式;韩山童的红巾军起义提出“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②等等,都是假借天意名正言顺地发动起义。几乎每一次重大历史关头都会有神秘的谶纬预言出现,可见,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

《荡寇志》和《水浒传》作为两部书写民众反抗运动的小说,用天罡地煞之说来贯穿全文,前者说明作者希望用这种方式将梁山起义剿灭;后者说明作者希望用这种方式使梁山聚义的事业成为替天行道、天意使然的正义行为。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统治者对文人思想的控制从来没有放松过,这也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所决定的。即使在文人地位颇高的宋代,也有苏学士的“乌台诗案”发生,何况成书于文字狱已初露端倪的明代的英雄传奇小说。可想而知,用谶纬叙事来提纲挈领对这种题材的小说是事关生死存亡的重要方式。即便如此,《水浒传》还是没能逃脱屡禁的命运。然而,英雄的起义再怎么辉煌也难逃失败的厄运,这无疑又是天意使然:“天罡尽已归地界,地煞还应入地中。”毫无疑问,《水浒传》悲剧性的原因主要在于其贯穿其中的天命观思想。

(二)谶纬叙事的运用在小说类型中的拓展

谶纬从一开始就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关于中国古代天象占卜的特征,日本学者安居香山曾指出:“它的内容都与政治有关,并且提出了与国家、社会或者统治者有密切关系的问题,而不是与个人命运和吉凶有关的预言。”^③谶纬书中常常会出现通过天象来占卜君王及其亲近之人的命运。如,通过观看帝星不明等来预测帝王的灾祸,根据月蚀等天象来推测妃子是否将有灾难等。所以,谶纬叙事最早运用于写帝王将相故事的历史演义小说类型中。但从《水浒传》开始,谶纬已经跨越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界限,对英雄人物的命运吉凶进行预言应验的谶纬开始出现。在此之后,谶纬叙事的影响不断扩大,对多种类型的小说叙事都有启示作用。对同类型英雄传奇小说比如《说岳全传》《荡寇志》的影响自不必说。后来的世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等也均受其影响。

虽然谶纬叙事在各种类型的小说中都有运用,但是在谶纬内容上还是有所偏向的。历史演义小说中的谶纬文化更多地接近于谶纬政治预言的原貌;英雄传奇小说中谶纬叙事则多与个人的命运相关联;世情小说中谶纬叙事的特征是民间色彩更浓,多与道教相结合,劝善色彩较浓。从传统的帝王将相

到英雄豪杰、再到普通凡人,由此可知,谶纬的特征逐渐有了世俗性和实用性,它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能运用的精英文化,而是渐渐融入普通的百姓生活之中,逐渐成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和理解的俗文化。

(三)英雄传奇小说叙事模式的启示

《水浒传》以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放与收这条谶作为全文的核心事件来结构全文,他们下临凡世,投胎为一百单八将。这些英雄除暴安良,替天行道,聚义于梁山泊,后被朝廷招安。一百单八将南征北讨,虽然立下奇功,却死伤惨重。宋公明等死后时常显灵,梁山泊亦是灵验圣地,楚州蓼儿泊亦显灵验。彼处百姓建起大殿,四时朝拜,在正殿里塑造36尊神像,以应36天罡之数;在两廊里塑造72尊神像,以应72地煞之数。从总体来看,这使全文形成了一个“天界—人间—天界”的圆形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对后代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演义》中的几位主要人物亦是神仙贬入凡间。上界元始孔升真人在听说法的时候,“不合与珠蕊宫女,相视而笑,犯下戒律,谪堕尘凡”^④。又因孔升真人曾劝救一只偷食仙丹的终南怪鼠,怪鼠亦投胎人间。降落凡尘的第一世怪鼠托生为隋炀帝,孔升真人为隋炀帝宠妃朱贵儿,珠蕊宫仙女为炀帝妃侯夫人。第二世孔升真人转世为唐明皇,怪鼠投胎为杨贵妃,珠蕊仙子为梅妃。文中朝代更迭、爱恨情仇的故事都围绕这几人展开。当他们了结了这一段夙世因缘之后,又都复归仙列。《说岳全传》中,宋徽宗在郊天时,不慎将“玉皇大帝”写成了“王皇犬帝”,激怒了玉皇。玉帝遂命赤须龙下凡,降于北国女真族黄龙府中,这就是金兀术。他日后率兵讨伐中原,搅乱了宋家江山。如来佛祖特地派遣金翅大鹏明王下界,投胎于岳家,转世为岳飞,以抗击金军。《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集大成之作,这种“天界—人间—天界”的模式体现得尤为明显。小说开篇写道女娲于大荒山无稽崖炼制五色岩石以补苍天,独把剩下的一块顽石弃于青埂峰下。顽石感天地灵气,通了性灵,能言能语,日日自怨自叹。忽听见一僧一道谈及红尘之事,遂想去人间一享富贵荣华,便苦苦哀求僧道。一僧一道便施符念咒将它化作一块晶莹美玉,又在上边镌刻上数字,把它携往人间。

① 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568页。

② 叶子奇:《草木子》卷3上,中华书局,1959年,第49页。

③ [日]安居香山著,田人隆译:《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页。

④ 褚人获:《隋唐演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723页。

经历一番悲欢离合之后,顽石又重返青埂峰下。

总之,《荡寇志》《水浒传》不仅是浙江的英雄传奇小说,也是我国古代英雄传奇类小说的代表之作。它们以各路好汉逼上梁山为故事实体,以天罡星地煞星下界兴风作浪之讖为线索,呈现出中国叙事文学讖纬为文的艺术传统。可以说,将讖纬放在中国叙事传统的发展演变上去考察,我们发现讖纬对于人们虚构能力的增强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讖纬叙事在《水浒传》《荡寇志》中不但揭示了其悲剧性的思想根源,编织起全文纵横交错的网状叙事结构,提示情节,暗示人物命运,更体现出神秘莫测和虚实相生的审美效果,极大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力,拓宽了虚构世界的视野。我

们有理由认为,浙江英雄传奇的讖纬叙事方式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从地域视阈研究它,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没有地域的文学,就没有全国的文学,也就没有世界文学。本文以《水浒传》《荡寇志》为例,就其中的讖纬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叙事机制进行了详细的探究,从地域文化视阈论证了浙江英雄传奇的讖纬叙事之成就及其对后世叙事文学的启示,充分证明了它在整个中国叙事文学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感谢卢倩倩同学对本文资料搜集工作所付出的辛劳。)

(责任编辑 刘剑涛)

**Research on Divinatory Narration in Zhejiang Heroic Legend Novels in Regional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Water Margin and Putting Down the Rebels**

HAN Hong-Ju

(Jiangnan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 Divinatory narration is one of the common artistic means in Chinese ancient novels as well as modern ones, among which Zhejiang heroic legend novel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typical model, for the description of divinatory phenomenon in Water Margin and the modern novel Putting Down the Rebels not only represents the Chinese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humanistic spirit but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que narrative system. I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later narrative literature, and thus the important status of Zhejiang heroic legend novels has been established.

Key words : Zhejiang; heroic legend novels; divinatory narration; genres; artistic features